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陳氏尚書詳解卷四十七至五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楊文憲

尚書詳解卷四十七

宋 陳經 撰

呂刑 周書

呂刑之書雖爲訓刑而作其實輕刑也何以知之即周官而知之周官載五刑之屬二千五百是大辟與宫皆五百也至穆王時其屬三千大辟之罰至于二百而墨劓之罰三千是輕刑則增其條目重刑則減

損也然則周公之制非歟曰民習于重而未敢以驟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蓋自唐虞而後德漸衰俗漸降刑漸重至於成周之民耳目習見夫刑之重也而驟然去之則適以啟民之姦心無乃召亂乎至於穆王之時雖是世降德衰不及文武之盛時然而承成康刑措之後民之犯輕刑者有之而無有犯死刑者穆王于此始減其死刑而增其輕刑為之贖法以遵唐虞之舊觀天下之勢惟是

風俗還淳反樸方可以輕刑故在唐虞之時則輕刑如舜所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是也在穆王之時則可以輕刑如此篇訓夏贖刑是也所以此篇近不取夏商周之法而遠述唐虞之舊蓋唐虞之化專以德不以刑唐虞之所謂刑者特以防民使歸於德而已嗚呼穆王之用心仁矣哉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惟吕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吕命者齊侯見命為天子司寇既命吕侯為司寇則所告者特吕侯爾而孔子序書特曰穆王訓夏贖刑蓋此書雖命吕侯而其意則實以此而訓諸夏若所謂四方司政典獄與夫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是因吕侯而併告天下之為典獄者也贖刑者即唐虞金作贖刑之法也此篇其罰千鍰百鍰是也吕刑不止於罰以罰之鍰數為刑輕重之率故夫子序

之曰訓夏贖刑作吕刑吕刑曰惟吕命王享國百年耄期荒忽之年方且詳度時宜爲之增損輕重作刑以詰治四方史官書此亦有意存焉人惟歷年之久者其更事必多其諳究人情必熟至於垂老之年則其少年剛果之血氣消除殆盡仁愛之心至此時始發見想當盛年之時尚留意車轍馬跡之間其計慮必未及此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

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此乃堯舜以前三皇時事孔子序書斷自唐虞以下三皇時事無所考據略見此篇此穆王略說堯舜以德化民先說制刑之緣由蓋自蚩尤苗民始若古有

訓即古人之大訓載三皇時事也蚩尤九黎之君也即與黄帝戰于阪泉者也上古之時風氣未開淳樸未散民知耕食鑿飲而已安知所謂亂惟蚩尤創為不義之事民皆從而化之於是為亂之始所以延及平民無不習于蚩尤之惡為冦以盗民財者為賊以害人事者以鴟為義如鴟梟摶擊者為惡于内為惡于外而為奸為宄者奪攘以刼掠人者矯虔以詐取而至于虔劉殺戮者凡此數者皆是平民始初為惡

出自蚩尤苗民即三苗之君先儒以為蚩尤之後此未可知民既冦賊鴟義奸宄奪攘矯虔則其制之者不免於用刑靈善也以善制之刑而用之使民知去不善而為善則亦無惡可用刑也今也苗民却不用靈制之刑惟作五虐之刑即墨劓剕宮大辟不以善用之而以虐用之則其慘酷殘忍可知方且自以為法當如此不惟有罪者殺戮之至于無辜之民亦被其殺戮爰始淫為劓刵椓黥劓去鼻也刵截耳也椓

去勢也黥刻額也此四者以淫過而用之自苗民始也觀此二始字見蚩尤為作亂之始而苗民為淫刑之始後世用肉刑皆本於此臯陶之五刑是也雖然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苗民為劓刵椓黥此苗民之過也堯舜在上既治苗民之罪則曷為用此肉刑以致苗民之尤乎仔細考之民既為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則治之不可不以刑苗民既創為劓刵椓黥之刑則此刑豈可廢廢其刑適以長民

之奸而召天下之亂但堯舜之刑與苗民同而所以用刑者與苗民異苗民之刑乃所用之刑而堯舜之刑乃不用之刑苗民之刑乃淫虐之刑而堯舜之刑乃防為惡驅民為善之刑苗民之刑乃殺戮無辜之刑而堯舜之刑乃原情定罪輕重各有差等之刑聖人非不欲去此刑也其勢欲去之而不可爾漢文帝既除肉刑之後議者不深究聖人所以不得已用肉刑之意而區區欲復肉刑之法以此為復古嗚呼先王

井田封建良法美意所望於後人遵守不替者至也泯沒無餘乃於先王所不得已而用者區區欲邀復古之名豈不失古人之意哉穆王此章欲述堯舜之事先自始初處說出麗刑者民之陷於刑也三苗既淫為劓椓黥故凡民之麗于刑者合并而為一法不分輕重等差也有辭者謂無罪者也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自有差等今有苗于有辭者更無差等民起而相漸染泯泯棼棼言其昏亂之甚民生本來自

有信亦與渺茫荒忽之説無相干惟有苗以淫虐殺戮無辜斯民不知罪之所因善者亦得罪不善者亦得罪所以生民至此皆無信心信不由中則盟詛于鬼神而又自覆之以見其無信之甚庶戮者衆被罪之人為有苗之所虐威者方且並告無罪于上帝言其疾痛則呼天上帝監視下民見苗民無有馨香之德刑所發聞者惟腥臭之刑爾刑本非美事而謂之馨香者以德用之則為馨香不以德用而以虐用則

爲腥穢穆王言用刑起初皆本有苗非聖人本心如

此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

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

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

德明惟明

此章見帝堯所施自有次第先遏絶苗民以除其害

民者于是命重黎之官以辨神人之分其次命羣后

以經常之教示民其次方始皇帝屈已下問于民皇帝即堯也視庶戮不辜之人陷有苗之虐堯獨哀矜之遂以威而報苗民之虐堯之所謂威者下文所言是也遏絶之使不得長世以在下國此即威也所以報虐也堯知教化之本原斯民惑于渺茫荒誕之説者以其善惡不明禍福不測故求之于神使當時為善者得福為惡者得罪民知正理自當如此何用求之于神堯既遏絶苗民乃使重黎主天地之官絶地

天道使神之在天者不降于地而人之在地者無與于天人神既不相雜擾罔有降格則民知有人事不知有惑之説矣楚語曰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為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薦臻顓帝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重以屬神黎以屬民使服舊常無相侵瀆是之謂絶地天通由是觀之帝堯與顓帝皆有命重黎之事民雖知神人有定分而未知有常經之教也羣后虛心以逮下明其顯然

之明理以棐輔斯民之常性使之入有父子出有君臣耕鑿有飲食如此則人理明而人心自正鰥寡之情安有掩蓋者乎向者鰥寡之情不得以通乎上以人神雜揉詛盟共興皇惑于邪説有罪無所告訴今也人理既明斯民皆得披心腹告訴于上皇帝因民之情無所蔽也又屈已清問于民謂之清則堯之心亦洞然清明無有一毫之私意是誠之下接乎民鰥寡有辭于苗方始明言有苗之罪惡堯雖知苗之罪

惡亦未嘗有忿疾之心但以吾之德爲威其威非虐也而苗民將自畏矣以吾之德爲明其明非察也而苗民將自開明矣堯之治不責于苗民而先反求諸已蓋在已者既盡則天下豈有難化之俗哉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三后下文所稱是也恤憂也致憂民之功若伯夷降

典以爲憂民之功禹平水土稷降播種以爲憂民之功典即禮也伯夷所掌者秩宗之職天地人之三禮折民惟刑使知所畏則自知禮之可愛掌禮而及于刑蓋禮與刑一事而非二也出禮則入刑出刑則入禮折民以刑者正使之入于禮耳當時契敷五教以教民令也不言契而言伯夷蓋伯夷典三禮可以起斯民尊敬之心當時之民惑于詛盟鬼神誕慢之説不知尊敬天地人之常理故伯夷首以降典以正人

心人心不正則雖有平土不可居雖有嘉穀不可食
聖人命官自有輕重先後故伯夷所以居禹稷之先
惟是人心既正故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而人始得安
其居山川各有主名如淮海惟揚荆河惟豫是也稷
降播衆農殖嘉穀而人始得備其養降播種者教之
以播種之事使農之所殖者惟嘉穀若生民之詩所
載是也三后成功惟殷于民三后之職雖不同而同
於殷民之功而已殷富盛也孔安國曰禮教備衣食

足是也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乃自命重黎而下堯經歷數節次而後至于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則知聖人當初制刑本非欲恃此以整齊其民先有以教之養之然後有以防之刑者特隄防之具耳制有隄防檢押之意以刑之中者而防制百姓則不失之重而過亦不失之輕而不及凡此教民祗敬其德而已觀此須見古人治民自有次第又須見古人之刑與德本非二事典非刑也而曰降典折民惟刑則

刑與教為一刑非德也而曰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祇德則刑與德為一後世以刑與德與典為二事故教民者不知所以隄防之意而掌刑者始專事殺戮矣後世以臯陶為士不與三后之列吝之也非也堯豈薄夫用刑之官哉特以教養未備則刑非所先耳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此又合而言之大抵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

自行前面所命三后皆政事也此一段乃德化也君臣之間雖有政事如此又當以德化隂騳潛率之穆穆敬也明明德之著見也君以穆穆居上臣以明明居下君臣皆以德率其民所以照灼四方四方之民皆化上之德又知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者君臣雖以德率民而不敢忘夫隄防之具天下不能皆君子而有小人焉天下不能皆從上而有違戾焉所以明其刑之中率治其民以輔其常

教刑謂之中者即刑之當理也中之理隨寓而在當其重也重有中之理存焉當其輕也輕亦有中之理存焉非謂于輕重之間執其一以為中也刑既當理則彛常之教自行曰敬祇德曰降典曰棐彛聖人用刑之意其大略可見矣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惟帝堯之君臣有不忍用刑之意故當時之為典獄

者皆重其事而不敢以輕視之威者倚法以爲虐也富者依勢以取貨者也此二者皆私心也當之典獄若非絕止其威則絕止其富二者皆不可有一既絕其威又絕其富則用心果安在惟敬惟忌而已敬則有所謹重而不敢輕忽忌則有所畏而不敢慢凡人言語有可擇則必其是非之不純者也言至于無擇則其德之純一可見此即天德也天德無私是也威富之念絕于其外而敬忌之誠存于其中此非無私

之天德何死生壽夭之命乃上天以是而制斯人者也今也典獄之臣德與天為一則所以制生人之大命者不在天而在我矣豈非在下而與上天為配合乎天能制人之大命而典獄者亦能制人之大命是之謂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嗚呼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此盛德事也曾謂一典獄之有司而足以盡之乎葢獄重事也古人以動天地感鬼神者莫不在此自非德與天為一者不可以居此之任吾觀皋

陶之刑至於四方風動惟乃之休蘇公之刑式敬由獄以長我王國穆王之刑至於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則天下之所感化者在刑王國之所長久者在刑人君之所以享福者在刑則豈特制生人之命而已哉自非惟克天德之士安足以語此哉後世惟以刑為慘酷殺戮之具故舉而付之庸常之人其視古人有間矣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

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

自此以前既言帝堯之君臣矣自此以後穆王徧告當時之司政典獄者天牧者代天以牧養民者也爾政典獄之任獨非天牧乎天下之事無非天之事典天敘也禮天秩也刑天罰也爾惟知職為天牧則所以用刑者當知所取舍矣伯夷之刑不可不監而有

苗之刑不可不以是深爲懲戒也曰何監曰何懲不直致其辭而發其問端以示之庶幾聽者之専今亦何所監得非在伯夷播刑之道乎而教民以典禮如前所云是也知伯夷之播刑則民知有愧耻之心而自趨於典禮之善矣今爾何所懲戒得非在有苗所以用刑者乎苗之刑上文既詳言之矣此又再述之惟時苗民所用之刑不察於獄之所麗人之麗於獄者有當重者有當輕者有有罪而犯者有無罪而受

誣者匪察於獄之麗則是輕重不分有罪無罪無所分别也惟吉人乃良善之人為能知五刑之有中理至於庶威奪貨者其心在於貨賄則以威迫脅其民而奪之安知有五刑之中哉今也苗民不惟吉人之是擇而惟庶威奪貨者是用謂之庶威則見其威奪者非止一人也風俗之敝古今一也正道盛行之時安有好賄之人惟風俗敗壞則自有此等人故在苗民則有奪貨者在盤庚商道始衰則有總于貨寶者

在穆王周道始衰方有惟貨其吉若冏命所戒惟貨惟來若呂刑之所言者下至春秋之末世諸侯卿大夫惟賄賂是求至刑獄之事如羊舌鮒之鬻獄如梗陽人以女樂賂魏獻子皆世道之衰故如此獄者人之大命死生存焉豈可以賄賂為輕重乎此堯之典獄訖于威富所以異於苗民之典獄庶威奪禍者也斷制五刑者是虐用其刑以斷制其民也以亂無辜是無罪者無所分别於有罪者也上帝不蠲潔其所

為所以降咎于苗雖有苗亦不得以辭其罪卒至于絶其世而不得以有國豈非汝常戒乎夫遏絶苗民者堯也而皆上帝弗蠲何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堯即天也此與洪範舜之殛鯀不曰舜而曰帝乃震怒是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

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念者即上文伯夷之當監有苗之當懲也伯父伯兄仲叔季弟皆同姓諸侯之在父兄叔弟之列者幼子童孫諸侯之子孫者皆聽朕言庶有格命徧告之也能聽我言庶幾至於天命即前所謂自作元命也令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爾當以勤為安以不勤為戒意豈不善纔至于戒不勤則心有作輟勤

之時少不勤時多以其出於勉强非安行於勤者也故告之曰爾當自安曰勤則此心不以勤為勞而以勤為當然刑者人命所係勤茍不出于自然而至於戒則是不勤之為害也已多矣刑者是天以此整齊其民使民趨於善而不趨於惡然天之愛民其心無窮使我兢兢業業不可以一日遂終其事而相與以無窮者猶有望於人則敬刑之心始有所托是此心無窮已處即天意也爾當敬逆上天之命以奉我一

人用刑之際人雖我畏而我猶以為未足畏人雖稱美于我而我猶以為未足美若然則此心常無已方能順人君愛民無窮之心方能合得上天愛民無窮之心方能盡在已愛民無窮之心此豈非安于勤者之所能為哉惟敬五刑敬即此之不已也即勤也敬五刑則剛柔正直之德自成時乎用中典則正直之德成時乎用重典則剛之德成時乎用輕典則柔之德成如此則其利甚大人君因之以享其福斯民因

之以得其賴後世因之以得其寧刑之為利如此豈可以輕心用之而不知所以勤哉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刑者殘民之具也而謂之祥刑何哉蓋刑本以齊民

為善而用刑者當以善用之以善用刑則慈祥愷悌之意勝而慘毒酷烈之心衰矣有邦有土之諸侯不可不知此意在今爾安百姓何所擇得非在于人者乎能擇吉人以用刑而庶威奪貨者勿用可也何所敬得非在于刑者乎敬在刑則能合乎天德而不以刑為已之私何所度得非在于罪相連及者乎能詳審而揣度之則有罪者囚係而不得併及于無罪矣此三句又當以擇人為先惟得人則能敬能度此以

其次序言也兩造具備此教之以聽刑之法造至也兩辭皆至具備則無一辭不備然後合衆人而聽其入五刑之辭其辭麗于五刑者也故曰五辭一人之智不足以盡之必參于衆人之智若王制所謂疑獄與衆共之衆疑赦之是也簡者獄之要辭也五辭既得其要而可信矣方可正之以五刑其辭與其法適相當也苟五刑不簡謂正之以五刑而不應夫獄之要辭是其辭與法不相當也正之以五罰出金以贖

罪可也五罰不服謂其情之輕出于過誤雖罰之金亦有不相當者則正之以五過從釋之先王委曲之意至此惟恐不當人之罪故如此之詳有此三等曰五刑曰五罰曰五過在聽獄者原情以爲輕重雖然先王固爲是贖刑之法以輕刑然亦未嘗失之姑息以縱釋有罪苟有罪而縱釋之亦與無罪而受戮者均爲不中也穆王至此又防聽獄者易至于過入過出五過之疵病者惟官謂以官吏請托也惟反謂報

復恩怨也惟内謂妻妾請求也惟貨謂賄賂鬻獄也惟來謂私相往來也此五者皆五過之病先王之設為過也正以待其無辜而陷于刑戮者爾若有罪而以官吏請託之故報復恩怨之故與夫妻妾請求賄賂鬻獄私相往來之故而遂赦之則豈不為五過之病于此五者而有一焉則其罪與犯者同坐惟當審之以致其詳克之以去其私則罪不出于故出矣雖然故出人罪不可故入人罪亦不可五刑之疑者從

赦而為罰五罰之疑者從赦而為免既曰疑則是輕重皆不得其實聖賢寧過于厚無過于薄所謂罪疑惟輕不可以入人之罪亦當參以致其詳克以去其私則斯不至于故入矣詳味穆王之言惟欲當乎人情合乎中理不可容一毫私意于其閒也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此言以獄之要辭書之于簡者當以人之貌而參之也獄辭既與衆共聽之衆人以為信矣又當稽之于

貌蓋理直者其顏色自如而有愧於中者必有赧然於色周官所謂辭聽色聽氣聽是也惟貌既有稽又當參之于簡蓋巧者能飾其容怯者或適然而合則貌又不可專恃無簡者又不當聽之所以然者正欲具嚴天威而已刑者天討有罪至公而無私具者皆也無所不致其嚴故也在我有一毫之未至在獄有一毫之不得其情則為有愧于天豈所以嚴天威哉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唯倍閱

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
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此即刑之疑者赦而從罰也六兩曰鍰百鍰六百兩
也鍰黄鐵也五刑之中惟墨為輕故罰則百鍰劓重
于墨也故其罰惟倍二百鍰也剕重于劓者也故其
罰倍差既倍二百則為四百矣又差以一百共為五
百鍰宮重于剕者也故其罰六百鍰大辟死刑五刑之
至重者也其罰千鍰五刑之中雖有輕重不等重者

至于大辟輕者至于墨然皆當閲視審實使其罪與其罰相當聖人愛民之心無有窮已也五刑之罪既不斷其肢體傷其肌膚赦而從罰則其仁至矣而罰人之金聖人亦恐傷民財苟罰與罪不相當亦非所以仁民之意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

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屬者類也凡五刑五罰皆有其屬類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書即此是也周官二千五百至穆王時于周官之重刑則減之于周官之輕刑則增之共為三千聖賢觀時會通之宜以立法不拘一定也孔安國曰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上文言五刑之屬三千

者已定之法載之刑書者也然天下之情無窮而刑書之所載者有限不可以有限之法而求盡無窮之情則又在夫用法者斟酌損益之蓋古者任人而不任法如唐虞之時條目未多惟有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皆在明刑者隨宜而處之也至周穆王之時時變已異于古其條目至有三千其法漸煩矣然猶人與法並行法之所載者則以其罪而斷之法之所不載者則以其罪而參之以人若上

下比罪是也比附也以其罪而附之上刑而見其為重以其罪而附之下刑而見其為輕則于輕重之間而裁酌之然亦以其辭為主蓋罪人之情皆見乎辭僭差也亂紛也若辭至于差而亂其辭其情與其罪皆不相合是不可行刑者也聽獄者當無用其不可行之法惟當有以察其情又當求之以法二者合而後允當乎人情法意是乃可行者也其在詳審而克去其私意則有以得之上刑適輕下服謂所犯者上

刑而情適輕則當下服宥過無大是也下刑適重上服謂所犯者下刑而情適重則當上服刑故無小是也不特刑之用也原情以為輕重而罰之用也亦必有輕重之權此法之原人情者也刑罰世輕世重如刑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新國用輕典此法之因乎時者也惟齊非齊吾欲其齊者乃非所以為齊謂如上罪服上刑下罪服下刑前世刑輕吾亦從輕前世刑重吾亦從重此惟齊也殊不知情有輕重時有

治亂安得而一之吾欲齊之乃所以為不齊則不若歸之于倫要而已倫理也要者理之要會也天下之情與天下之時皆無一定惟是理則無有不定者知所謂倫要則知所謂理知所謂理則知所謂權變矣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此欲用刑者哀矜惻怛以求其情曾子曰上失其道

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既曰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且罰人之金特所以懲戒之而未至于死然人之出財也已極于困病罰且如此而況刑乎典獄之君子當以此存之心惻怛之念動于中謂傷民之財且不可而況于傷民之體則以惟良折獄可也佞折獄不可也佞口才也良者慈祥愷悌之心也自常情觀之必以口才之人其詞鋒捷出足以折人之罪而慈祥愷悌者以遲鈍不快人意殊不知

獄者惟要盡人之情實以口辯而折人使犯罪者無所容其辭是吾有求勝之心矣何以得其實惟良善人有哀矜惻怛之意惟務誠實所以得人之情易于賁卦無敢折獄者獄欲得其實用明之道則惟有賁飭而已非其實也故君子戒之罔非在中折獄既不以佞而以良則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自然合于中理不至于過察辭于差蓋欲得人之情實者惟于辭之差互處察之則有不能逃者矣事之真者不謀

而同而其不實者則今日之辭如此而明日之辭乃不如此明日之辭如此而後日之辭又不如此在斷獄者于其差而詰之則無不得其情非從惟從謂不從其偽辭者乃所以從其本心也人之辭或有詐偽者能文飾其辭或有苦于囹圄之因刻木之吏而姑為之辭若便以其辭而從之則失其本心之實矣非從惟從者是不從其口而從其心也此在典獄者以哀敬之心折之哀敬則得其情而勿喜也在已者既

盡其哀敬惻怛又明啓刑書與衆人同共占度之如此咸皆也則五刑五罰皆庶幾乎中正矣刑罰之要惟其中正而中正之理茍在已者皆哀敬之心與乎刑書而不知所以胥占則中正奚自而見不曰咸中正而曰咸庶中正則見中正之為難典獄者不當自足以為已得其中正雖畏勿畏雖休勿休亦此意也再丁寧而言曰其刑其罰皆當審克之以刑則傷民之肌膚罰則傷民之財斷獄者不可以不加哀矜惻

怛之意而審克也言閱實至于五言審克至于四此

皆丁寧諄復之意重其事故詳其戒也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記曰正以獄之成告于大司冦大司冦以獄之成告

于王是獄之已成者未有不以告于君獄成而孚者

是在我者既得其實而有所信矣則必以其信于已

者而輸之于君使其君亦有所信然而告于王之時

又當無一不致其詳其刑上備者上之于君而其辭

備具有并兩刑者亦具上之如此則人君知其犯之

因所謂有并兩刑者如今律云二罪俱發從重者論

是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

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

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

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

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穆王以敬而戒其臣曰官伯即庶官之長族者王之同姓姓者王之異姓也朕言多懼此穆王仁愛恤刑之本心也吾之所以告汝者皆出于憂懼蓋刑乃人命所係死者不復生斷者不復續安得不懼穆王之所謂多懼即虞舜欽恤之意也典獄宜有以體此心朕敬于刑有德惟刑朕之所敬者在刑故不敢輕以付人惟有德者方可使之為明刑之官穆王實見得刑乃天之討罪今天相下民而愛之故以刑整齊其

民使善者有所恃惡者無所肆此豈非天之愛民乎天有愛民之心而司政典獄者實代天以養民故曰作配在下既爲天之配合當有以察其難察之情可也情之難察莫如單辭謂之辭之偏而非有兩造也在典獄者明此心如火之照物然無所不見清此心如水然無一毫之累如此然後可以聽單詞茍不明不清是在已之心未免有私蔽之不足以爲天之配矣既曰單辭矣又言其兩辭天下之民所以得其治

者無不在夫典獄者能以中道而聽夫獄之兩辭訟者之辭有直則必有曲有是則必有非直其所直而不直其所曲是其所是而不是其所非非則曲而非者不敢怨是則直而是者無所寃民安得不治乎如其不然則是非曲直不當民奚賴焉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苟或容私其間則兩辭必不得其正直者未必有曲曲者反得直矣貨寶玉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此深言鬻獄之禍以獄而得人之貨賄者不足以

為寶適以聚其罪之功爾一時之間得利則人情皆以為益而不知其實有禍害其報應也必以庶尤言百殃俱至也永畏惟罰天道福善禍淫之罰可畏當永畏之不可暫畏之而暫止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之于人何嘗不中哉人自取之所謂自貽伊慼也天不惟有福善之命亦有禍淫之命惟人在命是自取其禍淫之命也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庶民之為不中惟司典獄者為能令之正也司政

典獄者以私心聽獄民至于有寃不得伸則極之民人不罰之而天罰之至于此則安有令政在天下乎此章言天罰之可畏用刑者當去其私心以合天之心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兹祥刑

嗣孫者諸侯嗣世之子孫也穆王之戒不特及于官

伯族姓又有及于嗣世之子孫不惟有望于今日而猶有望於來世庶幾皆知穆王此心之恤刑今往何監謂自今以往奚所法哉得非在于以德而發民之中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皆有此中惟化民者有德足以啟迪之尚明聽我之言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哲智之人為能用刑蓋其所見者明所察者審不至妄用則自然有無窮之美名所以然者蓋刑之中自有慶之理存惟使刑皆屬于極則五刑無一而不中斯

有慶矣所謂慶者即上文所言自作元命無疆之辭皆慶也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刑之可以獲福如此則民未可以不善而遽納之刑未可以殺戮之事而輕視之也何者民心本善豈非嘉師刑本所以使民為善豈非祥刑曰無疆之辭曰有慶曰喜曰祥皆以至美之言而勸勉之使典獄知夫用刑之不當則其罰不可逃如上文所謂庶尤也罔有政令也皆所以為罰也知夫用刑之得其當則其福亦不可辭知慶

也嘉也祥也皆所以為福皋陶之刑至于四方風動惟乃之休而後世于定國為廷尉且謂吾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則禍福之説豈誣也哉詳考呂刑之書有以見先王仁心之所寓蓋深恩厚澤醲賞慶賜未足以見人君之仁惟于慘酷殺戮之事與夫甲兵爭戰之事方有以見人君之仁蓋于不得已之中而有慈祥愷悌之意則聖人之心見矣大夏長育未足以盡天地之大而窮冬霜雪之餘一陽之復有以

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大德曰生而聖人之德亦惟好生而已

尚書詳解卷四十七

尚書詳解卷四十八

宋 陳經 撰

文侯之命 周書

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之後不能自强周家遂不復興皆自平王始也孔子定書曷爲有取於此篇蓋此篇之書乃平王東遷之始也文武之遺風餘澤尚存如人之病元氣猶在調以藥劑則病可以立起考

之此篇可以見矣晉侯捍王于艱則諸侯猶藩屏王室秬鬯彤弓則禮樂征伐猶出於天子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義和之薨謚為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使平王能自此强于政治則文武自可復見惟其在位日久略無興復之意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譏其甚也以天子之尊下賵諸侯寵妾降尊貶重自儕于列國所以王者迹息而王澤已竭黍離降為國風則不得

以嗣文武成康之後矣夫夫子以至公為心稱物均施當其東遷之初王政尚存也豈可不敘之于文武成康之後及其末年王政已亡則黍離已降雖欲敘之文武成康之後何得而敘之哉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觀此書有以見先王封建諸侯之為有功于藩屏也秦王孤立故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西漢末年内外單微王莽豎子起而乘之周自成康以後變故多矣左

氏傳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在楚使告於諸侯曰武王克商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夷王愆於厥身諸侯並走其望厲王居彘諸侯失位以間王政幽王愆位攜王奸命諸侯乃共建王嗣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晉鄭咸黜不端由此觀之諸侯之有功於王室也如此平王東遷之初則有晉鄭焉依不然犬戎之禍非小變也平王以晉文侯有大功之故

於是錫之以秬鬯圭瓚使之得以祭祀秬黑黍也鬯鬱金之器也以鬱金釀秬黍為酒圭瓚者以玉為勺柄所以酌鬱鬯裸以求神也此諸侯之盛禮也非有大功則不足以當此之賜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王若曰再下皆冊命之詞也父者天子稱同姓諸侯

曰伯父叔父異姓諸侯曰伯舅叔舅所以見天子之親諸侯也義和者文侯之字所以尊之也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文武所以能如此大明者皆本之克慎明德明德乃聰明自然之德惟其克慎所以能持守此德慎即敬也文武敬此德于身上與天合故昭然升達于天下與民合故布散而聞于下惟時上帝所以集大命于文王之身雖然文武有明德亦頼先正大臣之助能左右昭事其君至或小或大之謀猷凡有

善謀嘉畫文武無不率從之肆我之先祖自成康以下安然在位者文武與先正之是賴平王之意欲求助于臣下故舉文武之所以資先正者言之觀此章亦見得故家遺俗尚存平王常念于文武周家豈有不復興者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

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嗚呼歎而自傷也我小子之繼嗣適遭天降大咎之時謂幽王有犬戎之禍也殄資澤于下民謂其資用惠澤已絶而不及下民所以夷狄得以侵伐王國如此之大純大也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即令御事之臣無有老成更事之君子與夫俊而有才德者在其服位予一人又無能不足以勝其任宣王之

中興也惟其申甫名公虎之徒今則耆舊皆無人而平王之身又不勝其任此所以如是之衰微不振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諸侯有功于我一人可長安在位不然則我奚賴焉父義和汝克昭明汝顯祖唐叔之訓汝之身始能刑法文武之道用能合乃辟之心以繼乃君之心追孝于前文德之人乃辟平王自謂也前文人即文侯之祖也平王自謂乃辟之心雖欲有為無有能合能繼

續之者汝能合之續之者善述人之事汝祖有文德矣汝又能追孝之以述其事汝多修捍我于艱我當艱難多事之際惟汝多所修治以捍衛我此予所以嘉善汝之功也觀此章見平王無興復之意雖求助于諸侯而平王殊不能自立雖御事之臣無有耇俊而平王不能求賢以圖事所以國家大仇終不能報然則為平王者宜如衛文公燕昭王越勾踐奮然有必為之志則可矣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當平王之

時正當侵伐收攬威權之時而謙以自處曰予則罔克此周所以不復興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此晉侯來朝禮畢王遣之還其國也其歸晉國視爾之衆寧爾之邦用賚予爾以秬鬯一卣中尊也賜爾以秬鬯一卣使之得以祭祀其祖蓋非常之賜則諸

侯不敢當此禮彤赤色盧黑色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諸侯彤弓盧弓之賜始得以專征伐此蓋命之以侯伯之任馬四匹為一乘凡此所賜皆是有大功者始可以當此父往哉自今以往柔遠能邇欲懷柔遠人當自能邇始惠安小民可不荒忽自安簡閱其士惠恤其民于爾都之中則爾之明德自此成矣觀此數句亦見平王之無志柔遠能邇惠康小民豈非善言然在堯舜文武之時為此言則可在平王

時爲此言則不可如滿招損謙受益在舜征苗時爲
此言則宜成王伐三監淮夷考翼不可征適以爲無
志害事平王於此不知明變當東遷之初夷狄强盛
王綱不振國家遷移之時而反爲平安無事之語既
不能奮然自立而所以命文侯者又皆寬閒自得之
言此蘇東坡所謂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

尚書詳解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四十九

宋 陳經 撰

費誓 周書

此篇見伯禽之在魯凡軍旅行陣之間器械車馬芻茭糗糧楨榦無一不備亦無一不知此古人之學所以精粗為一致本末一理豈有能文而不能用武徒知性命道德之理而不達於軍旅戰陣之事哉豈特

當時周禮盡在魯凡先王所謂制度大綱小紀皆于魯國而可考自非周公所以教其子則何以至是哉孔安國曰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録之以備王事猶詩録商魯之頌夫子誠以是誘進後人使知帝王之事誠不遠也茍於費誓秦誓二篇之書觀之雖春秋諸侯之事而帝王之制度與帝王之心術大槩可見矣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始封之國居於曲阜徐州之戎及淮浦之夷並起為寇先儒謂此戎狄帝王所羈縻錯居九州之内秦始皇逐出之三代未嘗無戎狄之害特在中國所以備禦之如何耳周公居攝之初淮夷嘗連武庚叛矣及成王即政而又叛魯國近于徐戎觀此篇伯禽所以治軍旅者蚤正素治雖有淮夷焉能為魯害哉其後魯之子孫不能遵守伯禽之法若隱公會戎于潛及

戎盟于唐春秋内中國而外夷狄豈可與之講盟會之禮哉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兹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伯禽方為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嘆而誓之曰無諠譁聽我之命欲其聽之專也徂往也往者居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蓋其叛也久矣今又並起為寇今往征之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甲以衛身冑以衛首而干盾亦備以具不待逐而自得牛馬矣古人處事精審如此無敢寇攘踰垣墻竊牛馬誘臣妾汝則有常刑此又戒軍中之事行軍之時人衆所在易至于寇攘人刼掠人者或踰垣墻而竊人之牛馬誘

人之臣妾者皆是軍無紀律故禁之軍事以嚴終古人之善用兵者多多益辦視千萬人之心若一人之心者以其紀律整齊故也觀此一段伯禽于人情曲折行陳纖悉之事無不周知所學亦微矣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粮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誓後以甲戌之日征徐戎糗糒之糧軍食也預先儲峙之無敢不及繾有不及則有乏軍用納之死刑魯人三郊三遂天子六鄉六遂則有六軍大國三軍故三郊三遂郊即鄉也國外爲鄉鄉之外爲遂别言魯人者當時諸侯亦有以師屬伯禽者故此專戒魯之郊遂峙乃楨榦乃築城之具所立之木謂之楨兩旁障土者謂之榦以甲戌之日築城壘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茍有不供者刑皆盡用之但不至死

耳芻茭所以供牛馬也亦責之三郊三遂之民無敢不多不然則亦有死刑軍事以嚴終而所用之刑則自有輕重有所謂常刑有所謂無餘刑非殺者又有所謂大刑而至死者葢芻茭糗糧一不備則乏軍興其罪為重故置之死刑其餘則築工重于用軍次舍紀律也東坡先生曰徐戎淮夷近在魯東郊不伐之於郊而載糗遠征其國既以甲戌築又以甲戌行何也伯禽初至魯魯人未附韓信所謂驅市人而戰者

若伐之于東郊魯國自戰其地易以敗散築而守之徐夷必爭土功不得成故以是日築亦以是日行徐戎方空國冦魯魯乃以大兵往攻其巢穴師興之日東郊之圍自解所謂攻其必救築者亦得成功費誓言征言築終不言戰蓋妙於用兵周公之子蓋亦多材多藝邪其論甚精確

尚書詳解卷四十九

尚書詳解卷五十

宋　陳經　撰

泰誓　周書

觀此篇之書乃春秋諸侯之事爾聖人取而繼之二帝三王之後有深意存焉傷王道之不行而不欲絶夫來世使不與也故取其改過遷善之意焉以為此即帝王之門户也由此而進去帝王亦不遠以論語所

以教人者不曰無過而曰勿憚改易書之所言者不全以吉望人而曰無咎者善補過也冥豫在上以有渝則可以无咎同人之九四困而反則可以得吉葢當其人欲横流善端窒塞之時去帝王之道已背馳甚矣及一旦改過困于心衡于慮則向之横流者復絶向之窒塞者復開善心油然而生此豈不足以趨聖人之門户乎聖人所以予人之改過而絶人以善者為此故也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以秦穆公之貪利苟得至於喪師然一旦悔過作誓而夫子係之于帝王之書之末豈非惡人之齋戒可以事上帝乎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穆公始者與晉文公伐鄭鄭與秦盟秦使杞子輩戍之杞子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不可召孟明西乞術白乙丙伐鄭師經于崤崤晉界也于是時晉文公

既死襄公初立以謂秦之伐鄭不以告晉而乘我之喪因其師之歸而敗之于崤按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書晉人及姜戎敗秦于崤而書之所序則曰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此皆仲尼之親筆也曷爲而異其辭其在書則褒秦春秋則狄之何也春秋之教兼于懲惡其法嚴詩書之教止于勸善其辭恕書之有秦誓猶詩之有木瓜魯頌也齊桓公之過春秋責之備矣而木瓜之詩則美桓公魯僖公之在春秋

曾未有一善之可書而魯頌之作形容極口由此觀之則書之取秦誓者專取其悔過也春秋之責秦穆公者謂其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有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此春秋之所書異于秦誓之序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

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

此誓衆之詞也欲衆人專心致志以聽上之言故曰嗟我士聽無譁予今誓告汝以羣言之首擇其言之至要者以告汝人之為善莫切于自反故也古人有言曰此即擇言之首也古人之言以為民之常情欲使人盡順已之所為者以此而為安人情誰不欲如此然天下之事纔要順已者未有不拂乎人情而順

乎人者未有能順乎已責人斯無難者責已者必責人何難之有惟是以其所以責人者反以自責則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受他人之責又使責已者其言如流無所顧忌此方為難天下之大患莫大乎有我之心勝而天下之大善莫大乎忘我者也知以順已之為安責人之為難者皆有我之心知有已而不知有人也至于受責而俾言者之如流自非忘我何以感人如此哉此則全以義理為主不見其有我之私也

此古人至切要之言穆公引之以自悔也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此乃穆公悔過之詞古人為善惟日不足畏乎去之速而來之遲君子兢諸穆公自以為我心之憂惟恐日月已往而不來但有今日而無明日此是惟日不足矣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此二句乃穆公當痛定之後思當痛之時故有此言此乃前日之事也古之謀人謂老成人也其謀可從矣而我反以為未能成

就其事而且忌之今之謀人新進少年也其謀不可
從矣而且以為親而近之凡人之情在今日而知曩
日之非者皆深自懲創也不然雖知其非而且文飾
之以為辭矣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黄髪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
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
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此則悔過自新之辭雖則前日之過如此自今以往

庶幾所謀者皆詢黄髪之人則終無所過所謂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且老成慮事之君子其言若不快人意而實為國遠慮新進之人其言事可喜而深誤人事穆公自一懲創之後前日之銳與乎虛憍之氣消散殆盡所以惟欲得黄髪老成之人亦如漢武初年惟張騫衛霍輩是信自輪臺哀痛之後方知以託孤之任委之霍光持重之君子番番老成之貌也番番之良士雖其筋骨既衰凡耳目之力與乎手

足之用皆過矣然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蓋其經

歷之深諳練之久也仡仡者勇壯之貌雖其射御之

間皆中法度而不違然而我庶幾不欲此等人前日

之所好者今惡之前日之所惡者今好之此皆今日

之好惡與前日相反也曰尚猷曰尚有之曰尚不欲

皆有庶幾之意此深見得穆公不敢自恃惟截截善

諞言俾君子易辭截截者察察也諞言者辯言也好

察察小慧而以便佞之言能使君子皆變易其辭此

人乃大奸佞之人詞鋒捷給利口若嗇夫之流皇暇也此等人我何暇多有之哉人能悔過則其見必明見之明則是非眞僞察之無不熟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昧昧有深沈之意惟深沈者為能有所思如有一介

臣謂介然有守者也斷斷有確然不拔之意斷斷守

善不惟他技之務其心休休然謂綽有餘裕自得也

其如有容無以累其心則其心廣大惟已有技能者

斯忌他人之技也不以技能自居則其心自然休休

寬大既無驕心又無忌心安得不休休其如有容形

容之有不可得苟以為有容則終有限量惟形容之

不可得則其所容者無限量惟是有此等人所以能

容人之善人有技若出于己不忌其能人之有美德至于大而化之之謂聖其心好此人之善心之所好有過于口之所言蓋稱揚薦達者有限而心好慕者無巳也天下之善一也何拘于在人與在巳人之技人之彥聖若出于巳然此是見義理而不見人與巳之分也是能容之茍好善至于如巳有之則能容人之善以保我子孫黎民隨其所職而有所利是何好善之功遂至于此蓋我不以智自處則天下智者爲我

用我不以才自處則天下之才者為我用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內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天下患無此等人耳天下而有此等人則天下之賢皆樂為之用此豈非能保其子孫黎民哉乃若不然則人之有技反冒疾而惡之惟恐他人之才名出已之右人之彥聖則多方沮抑之違之俾不得以上達妬賢嫉能如此安能容人天下之士皆將保身避患而去誰與保子孫黎民哉子孫黎民不克保其危甚矣自古國之興

亡不外此二者齊有鮑叔則有管仲鄭有子皮則有子產唐有房杜則有王魏英衛不然以李林甫盧杞居其上則雖有張齡陸贄百輩安能用之哉穆公所言皆暗與古人合惟其悔過後善心油然胸中明白無有以蔽之在聖賢門户中自然識得聖賢門户中事耳孟子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困心衡慮而後作徵于色發于聲而後喻孫叔敖管夷吾之賢以動心忍性者得之而孤臣孽子所以達者皆其操心之危慮

患之深也大抵人之資質不同其上焉者生知固不待摧挫中人以下不因摧挫困辱則無日新之益由此以觀則患難之來逆意之境皆學者進德之門戶未易以此而遂沮喪其志也物之生也不在于大夏長養之際而在于窮冬閉塞之時明乎此則足以知秦穆矣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杌隉者危殆也榮懷者安寧而懷來也天下之事無

不在于人君所謂洚水儆予百姓有過帝王深達此理天下之所以安者在一人之用賢而天下之所以危者亦在一人之用不肖慶善也人君之用舍天下之安危則冒疾之臣豈可輕用之哉予考此篇知穆公悔過之力自此便當懲忿窒慾釋前日之怨可也何為文公二年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文公三年秦人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似非所以踐悔過之言也抑無乃血氣之易勝前日之怨有未能忘情者歟

抑亦悔過之言徒為是空言知悔而不知改者歟余

嘗考之春秋知秦穆公蓋春秋之賢而其失則賢者

之過也當僻處西戎未嘗與中國會盟自晉文公之

入國也秦有大功于晉故温之會翟泉之盟使其子

會之而不自來其納襄王也晉文公辭之而遂還此

見穆公本心在於納王處不是要名既有文公能任

其事則不得不歸惟是襲鄭一節出于輕信人言以

致崤函之敗未幾而悔過作誓矣其後雖兩伐晉只

欲報闕

尚書詳解卷五十